

# 館中鼠

## 首部曲 十六歷險記

### 鬚言

- 1.最重要的事
- 2.盜領便當去
- 3.神秘的符號
- 4.白色藏書家
- 5.計程車男孩
- 6.會飛的老鼠
- 7.父親的模樣
- 8.小小救援隊
- 9.老鼠上燈台
- 10.吱導吱演

### 後記

### 附錄：鼠語辭典

### 鬚言

吱！這本書的作者，我，是住在圖書館裡的老鼠。你也許會問，為什麼我會住在圖書館裡呢？書又不能當作食物。但是，如果圖書館裡有餐廳，那麼，住在圖書館就不奇怪了。

吱吱，我要說的，就是發生在這樣一間「複合式」圖書館的故事。

這棟圖書館有八層樓這麼高，也就是 1600 隻老鼠疊羅漢的高度。這裡四面全是玻璃，白天陽光直曬，整間圖書館都亮亮的，還好平日有冷氣，我們才沒熱死。一到晚上，每一面都打上一道光束，紅的、綠的、藍的還有黃的，看起來就像聖誕節包裝精美的禮物。阿母每天閉上眼禱告：「感謝老天，感謝柳橙，花這麼多錢，送我們這個『禮物』，讓我們可以在這裡好好生活。」「柳橙」是海港城的市長，「禮物」就是她蓋的。

住在這裡的老鼠都同意，這份「禮物」太適合我們了。有冷氣空調，不會太冷不會太熱；有天花板、書架可以躲藏；還有餐廳，讓我們可以吃飽飽。

很久以前，圖書館是沒有餐廳的，只有「禮物」才有！到底圖書館什麼時候開始有餐廳呢？

我讀過一本《圖書館的故事》，作者是一個在圖書館工作的人類，好像叫做馬修巴爾特斯，還是馬修斯巴特爾？吱！這個人類的名字實在太長、太難記了！像我，排行十六，阿母就叫我十六，多好記，吱吱！

總之，那個叫馬修的介紹很多的圖書館，從古老的美索不達米亞泥板圖書館、埃及幾層樓高的亞歷山德拉圖書館，到現代波斯尼亞國家圖書館，但我都沒發現圖書館有餐廳。可能是作者覺得不重要，也可能，我正活在最偉大的圖書館裡。吱！每次吃到好吃的食物，我就會想，蓋圖書館的人一定跟我一樣愛吃！

也許你會問我，你又不曾到過別的圖書館，怎麼知道這間圖書館是最棒的？這是我從導覽員那聽來的，他們說，這棟圖書館最大的特色是裡面種了八棵樹。從六樓開始，中間是空的，那些樹就種在六樓，樹稍冒出頂樓。蓋圖書館的人說，圖書館提供書，讓讀者可以吸收、成長，像大樹一樣。這個說法我同意，只是，小樹每次來不及長成大樹就倒了。

不過，我還是很喜歡這裡。八棵樹圍成一個圈，四周很平坦，沒下雨的時候，人類會聚在那裡曬太陽、講手機。一到假日，有些人類小孩會跑來樹下看書。他們皺著眉頭，邊看邊寫，用紅筆畫記號，書名多是「國文」、「數學」、「理化」……，小孩有時乾脆把書丟一旁，在樹下睡覺。幾乎每個小孩都有，不知道好不好看？

每棵樹的樹幹上都綁著一塊牌子，寫著「竹柏」兩個字。其實，我很同情這幾棵樹，他們身上至少綁了三根鐵絲，牢牢固定在圈圈裡，好像做錯事被罰站。我想，他們唯一做錯的，就是生錯地方！吱吱！

有一次，我躲在圍欄下聽導覽員介紹：「這就是我們圖書館最著名的『館中樹』，大家想想，現在空氣品質那麼糟，這些竹柏可是號稱『天然空氣清淨機』，可以改善空污，我們圖書館真是用心良苦啊！你們說是不是？」我好佩服這些導覽員，幾棵樹都可以清淨空氣，真是了不起！「樹猶如此」，圖書館當然是最棒的！

對我們來說，這裡真是築巢的好地方。尤其館中樹下方，第五層到第六層之間的天花板，有厚實的泥土，比水泥牆柔軟，最適合我們。每天，竹柏葉落下來，

鼠寶們會去撿一兩片，當成吐司、肉排、餅乾，玩起辦家家酒。

我很喜歡圖書館的家。只是，住這裡也有風險，上次颶風，把小樹連根拔起，雨水沿著泥土滲入我們的窩裡。我們背著還小的弟弟妹妹，逃到地勢高的地方，躲避水災。好不容易，雨終於下完了，圖書館人把被吹得東倒西歪的樹帶走，種上新的樹，填平泥土，蓋上草皮。還好，人類沒有發現我們，吱呼！

阿母的窩在最深的地方，用便當盒當底，咬碎的紙屑作床墊，真是舒服極了。當我還是鼠寶的時候，就這樣窩在阿母旁邊，她的「內內」又濃又香。鼻子一嗅，就能一口含住阿母的乳頭。吱！真是懷念的滋味！

等到毛長齊了，就必須搬去跟其他兄弟姐妹一起住。他們老是笑我是個「怪咖」，因為我常撿人類的東西回來，比如一個八邊形的滴滴鐘，中間有個小框框，上面會顯示不同數字，我最喜歡的數字是 16：16。我是在三樓櫃檯撿到它的，剛帶回來時，本來好好的，突然滴滴大叫，嚇得大家全跑出來，害我被阿母狠狠罵一頓。阿母叫我把它丟掉，可是我捨不得。

我還有一顆透明的玻璃珠，裡頭有藍綠兩種顏色，對著光看，特別漂亮。每次輪到我守洞穴入口的時候，我會帶著玻璃珠，想像如果遇到敵人，就一腳飛踢，把珠珠射向他。

吱！什麼敵人？

你一定不知道圖書館不只我們家族，還有另外兩大家族都住在這裡。更不要說那些精明無比的螳螂、眼觀四面的蜘蛛，最叫我們害怕的「大蛇」。吱吱！我的毛全豎起來了！

我從來沒見過蛇，全是聽阿母說的。每次溜出去玩被阿母抓到，她就會恐嚇我們：「小心被大蛇抓去當午餐！一口把你吞掉！」阿母還說，「外面」比大蛇可怕的東西多得是，但再怎麼可怕，都比不上人類。我們對人類，真是又愛又恨，他們殺我們一點都不手軟，但是，也是因為人類，我們才有東西吃。

三大家族裡，最早來到「禮物」的是我們便當鼠。剛來時，這裡還是工地。

吱！什麼是工地？你看，玻璃窗外面，全部都是工地。這裡、那裡，更遠一點，

都是工地。離「禮物」最近的，是圖書館二期計畫的工地，聽說要蓋十層樓高，以後會有更多的餐廳。吱！我的口水都快流下來了。

但現在還是工地。黃土、泥沙滿天飛，許多怪物在那來來去去。有的脖子長長的、牙齒尖尖的，有的肚子裝著橄欖球，整天轉呀轉。每天早上，怪物們醒來，圖書館的天花板就開始震動。嗒嗒嗒，是打地基的聲音；鏘鏘鏘，是蓋房子的聲音。吱！吵得我吃不下，什麼事也做不了，但人類卻好像一點感覺也沒有，整理書的繼續在書架前上架，看書的還是低著頭坐在書桌前。

房子越蓋越高，怪物們的脖子就越伸越長，本來只有地下一樓，長到了三樓。我從六樓玻璃窗看見，怪物伸出長長的脖子，一下往右，一下往左。吱！好可怕！

工地那麼危險，阿母幹麻在「禮物」還是工地時就趕來築巢？當然是為了吃！這裡常有便當廚餘可以撿。那些叫「工人」的，也不太管我們。我們靠著骨頭、肉屑、飯粒、湯汁長大。哪裡有便當，第一個知道的一定是我們便當鼠。

第二批搬到「禮物」的是從舊館跟著人類來的閃電鼠。為什麼叫閃電鼠呢？好久好久以前，閃電鼠家族的長老，因為誤咬電線而觸電，奇蹟式的活下來，鬍鬚卻變成閃電的形狀。還有，閃電鼠跑超快，就像閃電一樣！閃電鼠長老說，他們是最古老的家族、最聰明的老鼠，記得最多鼠諺。他們家在三樓天花板，餐廳上面，最靠近食物的地方。

最晚到「禮物」的地下鼠不服氣，他們也想住在餐廳上面。但是，閃電鼠長老說，他們最常動腦，需要最多食物。地下鼠本來就住在水溝，地下室夾板裡的管線，可以通到水溝，最適合他們。閃電鼠長老還說，他一定會公平分配食物給大家，要我們便當鼠站在他們這邊，一起維護「和平」。地下鼠長得特別高大，很能打架，但數量不多，只好搬去夾板裡。

我們覓食的第一堂課，不是學習找食物，而是學會分辨不同家族的氣味。閃電鼠身上常帶著清潔劑的味道。他們愛洗澡，常趁晚上，在洗手槽打開水龍頭，擠出洗碗精和洗手乳，洗泡泡浴。五妞說，她最喜歡的是保濕洗手乳，不但好香，洗完皮膚特別柔嫩。而地下鼠的是臭水溝的味道，味道最重的，就是老大。吱！我們愛吃便當，身上當然是便當味囉！

以前我們聞到其他家族的氣味，會盡量閃避，保持距離。我們相信閃電鼠長老一定會公平分配食物，不過，後來食物越來越難找，搶食物的事件越來越多……

## 1. 最重要的事

「吱啊叭，哩啊叭」（鼠越棒，吃越胖。）

這是一句古老的鼠諺，不管是閃電鼠、地下鼠或我們便當鼠，都對這句話深信不疑。

隔牆發現食物是基本功，和人類相處久了，知道人類的習慣，甚至聽得懂人類說的話，是更高的本領。從這些方面來說，我的阿母可說是鼠一鼠二。

阿母派我「旁聽」一場會議。我穿過空調設備的管線，一路從餐廳後牆直達圖書館八樓會議室的天花板上。

會議室冷氣很強，要不是我們有溫暖的毛皮，一定會像那個穿短裙的女人，冷得直發抖。會議桌的形狀長得像倒蓋的鍋子，桌子正中間有塊牌子，上面寫「主持人」。主持人有一張長臉，留著山羊鬍，說話時喜歡用手摸鬍子。他是副館長，「副」代表第二領導人。我們家族裡，只有一位領導者，就是阿母。經過幾次觀察，我發現這個「副」館長不能決定什麼事，頂多是說些好聽話，或是一點都不好笑的笑話。

館長，才是「禮物」最大的人物。只是，從我睜開眼睛，已經看過兩個不同的館長、三個副館長。他們從哪裡來？又去了哪裡？難道是去吃更大的便當嗎？我問阿母，阿母回答，官字兩個口。果然是！

阿母不識字，她的回答大概是從人類那裡聽來的。等我認識這個字以後，才明白阿母的意思。嘴巴就是權力，越能吃的官越大。我們也一樣，阿母是家族裡最會吃的。等她吃飽飽，就會用圓滾滾的肚子生下鼠寶，再用甜甜的奶水餵飽大家。她吃的最多，給的最多。那些「官」也和阿母一樣嗎？不過，外面的官對我來說實在太遙遠，還是看看眼前這個副館長。

平常囉哩叭嗦的他，今天倒是立刻進入重點。

「請大家翻到業務分工表第一頁。便當是誰負責的？」副館長用難得嚴肅的語氣說話，我豎起耳朵、揚起尾巴認真聽。

「有三位同仁負責，主要聯繫的是推廣組的香香。」穿短裙直發抖的女人說話了，她燙著一頭長捲髮，坐在秘書身邊。

最後面一個長得挺壯的女人趕緊舉起手。吱！她就是香香吧。我記住她的體型，和「香香」的味道，聞起來像混鹽巴的泡泡糖，甜鹹甜鹹。

「嗯。」副館長停頓一下，摸摸鬍子，翻翻手上的資料，抬起頭問：「便當是訂哪一家？有沒有確認便當要先給誰？」

吱，給我，吱吱，給我給我。我忍不住叫出聲來。啪、啪，尾巴不自覺拍著天花板。還好，沒人聽見我的聲音。

「我的意思是，」副館長說：「要記得先給幾個重要的董事，不要傻傻先給館內的長官啊。誰負責誰的便當最好都排出來，幾個雞腿、幾個排骨、幾個魚排、幾個素食，還要多訂一點，以免現場不夠發。」

「董事只有十六位，三位同仁應該現場應變就好。」短裙女人開口：「我想……」

副館長丟下手中的筆，短裙女人閉上嘴，現場突然一片安靜。副館長嘆口氣接著說：「桌上有很多會議資料，便當該怎麼擺很重要。妳都當組長了，這些小細節還需要我提醒嗎？別忘了還有茶水！紅茶、咖啡、水果，能準備的就準備好，聽得懂我的意思嗎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明天就是九月一日，是我們圖書館法人化的第一天，也可以說是圖書館最重要的日子。」副館長瞪了一眼旁邊打哈欠的領帶人，繼續說：「拜託各位同仁務必面帶微笑，親切服務。好，接下來進行報告事項。」

我看了一下牆上的時鐘，光是討論便當的發送，已經過了半個小時，這半個小時夠我吃完整個便當了！吱，只要告訴我便當什麼時候到就好了啊！難怪領帶人要打哈欠。

## 2. 盜領便當去

偷走熱呼呼的便當，對我們來說當然非常危險。阿母平時教我們要往暗的地方走，不偷不搶，只「撿」吃剩的東西。

我對吃剩的食物沒有絲毫不敬，是它們把我從一隻鼠寶餵養長大。以前，我們可以從餐廳裡找到發酸的美食，每天都能吃飽飽。可是老鼠數量越來越多，食物卻越來越少。

既然撿不到吃剩的食物，只好偷餐廳裡的東西。但越是這樣，人類就越容易發現我們。他們請來滅鼠大隊，執行整整一個月的滅鼠計畫，讓我們死的死、傷的傷。吱鳴！

香香，那個泡泡糖女人，身材就像吹脹的泡泡糖，皮膚黑黑的，眼睛被厚重的鏡框遮住，毛髮稀疏。我看過時尚雜誌的封面，封面女郎都白白瘦瘦的，還有一雙大眼睛。香香這種，鐵定上不了雜誌封面。但她身上的泡泡糖香味，叫我著迷。

一早，四寶哥和我就在香香辦公桌上方的天花板等待。一股泡泡糖味從門口傳來，我吸了一大口，吱！真好聞！

「來了，嗝吱！」我身邊的四寶哥「嗝」一聲，發出濃濃的酒氣。四寶哥雖然長得像顆棒球般，圓鼓鼓的，但動作很快，大家都叫他「洪四寶」（不明白的鼠輩們，請到四樓視聽室看功夫片，那個長得最胖的、功夫最好的人類，叫做洪金寶）。除了七寶哥外，四寶哥是家族裡最能打的。他唯一缺點就是愛喝酒，偏偏他對酒的氣味特別敏銳，哪裡有酒都逃不過他的鼻子。

「今天有任務，還喝！」我忍不住念他：「吱！你到底從哪偷來那麼多酒？」

「你知道『老鼠人』嗎？嗝吱。」四寶哥打了一個大嗝。

真是難聞！我用前腳搗著鼻子說：「你說的是那個住在圖書館的『人』？」那個人不像人，身上有一股酸酸的，像地下鼠的味道。頭髮亂七八糟，背著一個黑色大塑膠袋，天天在圖書館晃來晃去。閉館時就躲進廁所，在廁所裡鋪上報紙，用兩本文學史當枕頭，把紙箱連接成被子，變成溫暖的窩。

「就是他！」四寶哥說：「你記得，他老是帶著一大袋瓶瓶罐罐，我就趁他睡著，躲進那袋子裡，別小看那袋東西，藏了不少好酒！吱嗚！你現在也對酒有興趣啦？」

「才沒有呢！吱！」我抱怨著：「我可不想老是打酒嗝。」

「欸！這可是為了練『醉拳』！」四寶哥用尾巴拍了拍我：「倒是你，功夫那麼爛，等一下有什麼狀況，就往前跑，不要回頭。嗝吱。」

四寶哥話才說完，香香站起身，往門口走去。我們跟著她，走進冰冷的會議室。我好像聞到一股不同的氣味，但因為香香的味道太吸引我，我沒去理會。

這是圖書館最重要的一天。副館長昨天說過的。我仔細往下看，裡面一定有什麼重要的大人物。只見一個長得白白淨淨的男人坐在正中央，副館長正半蹲著向他細聲說話。他一定是個大人物，只是大人物的體型比我想像中矮小，他真的能吃很多東西嗎？算了，這次行動目標不是他，是坐在離他最遠的香香。

可能是因為要執行任務，每分鐘都過得好漫長。我聽見坐在中間的大人物，發出沙啞的聲音說：「老大要來辦新書發表會。」這句話引起嘰嘰喳喳的討論聲。

「總務組要記得把場地空下來呀！」「不只場地，那天要加派人手，所有的電梯都要有人控著。」「需不需要叫把費呀？」把費！我聽見這個名詞，睜大眼睛，用尾巴拍了拍四寶哥。四寶哥也興奮的用尾巴拍著天花板。

「咋噓！」我提醒四寶哥小聲點，看來他今天有點喝過頭，太嗨了。

咳、咳，大人物乾咳兩聲，全場安靜下來。四寶哥和我壓抑興奮的心情，耐心等待他說出美味的菜色。

「大家聽我說，」大人物嘴角露出微笑：「這麼重要的事，我當然要先回報『上面』，看看老大想吃，喔不是，是想法是什麼。大家講丟毋丟？」

「丟！」所有人齊聲回應。接下來討論的每件事，結論都差不多，大人物總是先說：「大家多發表一些意見。」等到大家提出來，他就回答：「這個建議很好，我回去和『上面』討論看看。」「上面」指的是什麼呢？他「上面」不就是我嗎？真是奇怪！我決定不理他，專心看住香香才最重要。

香香的手機震動，她拿起手機，走到會議室外，小聲說：「我馬上下去。」四寶哥看著我揚起尾巴，表示行動開始。

香香走進電梯，我們跳到電梯上，電梯一停，我們跟著她走出去，這裡是一樓。我們躲在天花板，看見她到警衛室領了兩袋便當。接著，一手款著一大袋便當，走旋轉梯到地下室。我們從管線裡溜進地下室，循著味道，找到便當。它們被放在收發室外的四方桌上，香香的笑聲從旁邊的小房間傳來。大概是時間還沒到，先跟同事聊天。這是好機會！我一隻眼睛看著收發室，一隻眼睛盯著便當，朝四寶哥揚起尾巴，要他快去。

四寶哥跳進紅色防火通道降落地面，緊抓著桌腳往上爬。我跟在他後面，四寶哥用門牙咬斷橡皮筋，便當盒打開，油油亮亮的肉排就在眼前。好久沒見到這麼「完整」的食物，我忍不住也衝過去舔一口。

突然，一股臭水溝味撲來。我正要轉身，一個黑影推開我。只見四寶哥和一隻身體高大的老鼠打成一團。另一隻老鼠則衝到我面前，咬了肉排一口。吱！是地下鼠！

吱啾——碰——

吱噓！不要被人類發現！我正要提醒四寶，卻來不及。「有、老、鼠。」門打開，傳來香香驚恐的尖叫聲。

有的人手拿掃把，有的人手持棍棒，朝我們打來。「吱！」四寶哥大喊，大家跳下桌子，趕快逃跑。

吱鳴！我聽見一聲慘叫，轉頭一看，一隻地下鼠被打趴在地。另一隻嘴咬肉排

的地下鼠和四寶哥緊追在後。後來，只剩四寶哥。再後來，四寶哥也不見。眼前暗濛濛，好多車屁股、大輪胎。就躲進車子下面吧！

「臭老鼠！就剩你啦，看你往哪跑！」巨大的掃帚朝我揮來，屁股像是炸開，我飛到半空中……

\*

吱呀！痛！我努力睜開眼，四周都是菱形鐵框，上面懸著一支鐵鉤，什麼東西也沒有。這是捕鼠籠！我在餐廳廚房見過，人類會在鐵鉤上放食物吸引我們，受不了誘惑的老鼠只要走進去，門就會「啪」一聲關上，再也出不來。

這時，一雙戴著塑膠手套的手，握住籠子的把手，整個籠子劇烈搖晃。我聞到，強烈的清潔劑味。那個人類戴著口罩，有一雙像硬幣般大大的眼睛。

是她！

我認得她。口罩人。老是拿著掃把，打掃禮物。她從來不曾把口罩脫掉。口罩遮住她大部分的臉，只露出一雙大眼睛。眼尾下垂，像乾枯的魚。她不愛說話，除非有人問她。我記得有一次，我躲在清潔車底部，跟著她進貨梯。

「幾樓？」一個穿圍裙的圖書館人問。

「溜樓，謝謝。」口罩人答。

「什麼？」圖書館人提高音量。

「溜樓。」口罩人再說一遍。

「喔，是六樓啊！聽妳的口音，妳不是台灣人吧，哪來的？」圖書館人按下六樓鍵。

「越南。」口罩人的聲音變得好好小小，我豎起耳朵才能聽見。

「妳知道我們五樓有多元書區吧，新移民有越南文的書喔，有空可以去翻一翻。」

你們看得懂吧？！」

這個人真是個「吱哩咕」，管別人看不看書！吱哼。

整個圖書館，可能只有我看過她脫掉口罩的樣子。每次午休，她會跑到頂樓，拿出手機「視訊」。我躲在木頭地板下，看見她脫掉口罩的樣子。她的上排牙齒掉了幾顆，其他牙齒像米粒般細細小小，嘴唇凹陷。手機視訊裡的是個老女人，聲音沙啞。我聽不懂她們說的話。有時，她說到哭了，把口罩往上拉，遮住眼淚。我全看見了。

那天，我真有點同情口罩人，沒想到，現在我的命運掌握在她的手中。吱吱！

她好像聽到我的聲音，停下腳步，看了我一眼。我閉眼，裝死。過一會兒，籠子終於不再搖晃。清潔味也不見了。我再次睜開眼睛，小聲喊：「吱吱，四寶哥！」

濃濃血腥味竄進我的鼻子，那隻緊咬肉排的地下鼠壓在我身上，嘴裡還含著那塊肉。我用盡力氣推開他，撐起前肢，喊：「四寶哥？吱！」微弱的「吱吱」聲從另一頭傳來。我努力爬過去，只見四寶哥肥滿的身體像消氣的氣球，毛皮鬆垮，瘦了一圈。

「十六。」四寶哥的聲音好小，身上的酒味被血的味道蓋過。

「吱！四寶哥，你還好嗎？」我伸出舌頭舔了舔他乾燥的鼻子。

「十六，別管我，活下去，囑吱。」四寶哥打完最後一個囑，就沒了聲音。無論我怎麼叫，他都沒有回應。

只剩我。

我看著鐵籠，全是黑漆漆的網子。我失去好兄弟，阿母和鼠寶們可能會餓死。我第一次這麼恨人類。以前，跟著吉姆叔叔讀書的時候，我還想，如果我是人類就好了。現在，對人類，只有恨。我恨人類，我們不過要塊肉，人類卻要我們的命！吱鳴！

太久沒吃東西，一點力氣也沒有。我撐著疲憊疼痛的身體，慢慢靠近地下鼠，  
掰開他的牙齒，吃掉那塊肉，舔了他的血。我很累，頭很昏，閉上眼，我看見  
無數白色雪花，一片片飄落，還有讀書的聲音……

誰灑下雪花？誰融化冰霜？

誰把天氣搞壞，誰讓天氣轉好？